

壮美故宫600年 故宫建筑之精华:太和殿

■ 郑泽合

太和殿,俗称“金銮殿”,是明清时期宫殿建筑,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之精华,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大殿,位于北京故宫南北主轴线的显要位置。

能工巧匠 重檐庑殿顶

太和殿是紫禁城内体量最大、等级最高的建筑物。它面阔十一间,进深五间,长64米,宽37米,建筑面积2377平方米,连同台基通高约35米。

太和殿在修建时,用料极为奢华。殿内共72根大柱,要知道,整个太和殿为重檐庑殿顶,这种顶式是明清时期所有殿顶中等级最高的。庑殿顶又叫四阿顶,是“四出水”的五脊四坡式,又叫五脊殿。这种殿顶构成的殿宇平面呈矩形,面宽大于进深,前后两坡相交处是正脊,左右两坡有四条垂脊,分别交于正脊的一端。在庑殿顶之下,又有短檐,四角各有一条短垂脊,共九脊。屋脊两端安有高3.40米、重约4300千克的大吻,在中国古建筑的屋脊上,都装饰有镇瓦兽,这些镇瓦兽排列有着严格的规定,按照建筑等级的高低而数量不同,北京故宫太和殿上的镇瓦兽最多(共有10个),这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。

重檐庑殿顶单是一条大吻就重4吨多,只靠着72根立柱支撑,实是能工巧匠之功。这72根立柱在明朝用的是楠木,单是每根立柱都是整棵楠树制成就已经能凸显其珍贵,但是在数次大火之后,珍贵的楠木立柱早就焚烧殆尽了,到了清朝重修的时候只能用松木来代替。

敲之有声 断之竟无孔

五百年前,有一种价比黄金的皇家御用细料方砖被铺在北京故宫的宫殿中。这种方砖造型方正厚重,色泽黛青光润,古朴中透着典雅与高贵。尤为特别的是,轻轻敲击这种方砖,能听见清越的金石之声,因此这种细料方砖有一个特殊的名字——“金砖”。这种“金砖”曾是大明皇宫最爱的建筑材料,永乐皇帝朱棣曾为其钦封,故又称“御窑金砖”。

清代康熙年间,大清皇帝玄烨决定重修北京故宫,铺制太和殿时所用的材料就是这御窑金砖。整座太和殿共铺设金砖4718块,虽然已历经三百多年的岁月磨洗,但仍旧光亮如新。

只有苏州陆慕御窑村砖窑出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金砖”。陆慕御窑村烧制“金砖”起始于1413年,至今已有600余年,每一块明清时期出产的“金砖”都有单独的款识刻印,标识着它们的身份。金砖的原料取自御窑村当地特有的黄泥土,这种泥土黏而不散,粉而不沙,被称为澄泥。烧制“金砖”的澄泥只选中层土,也就是去除了上面一层的浮土和杂土后得到的纯黏土,若挖得再深黏土就会含沙,含沙则松散不耐磨,故制作“金砖”只选取最优质的中层土。

在古老的制砖工艺中,一块金砖的诞生需要经过备料、制坯、烧窑、窖水等二十四道工序,是对工匠技术、经验、耐心和毅力的巨大考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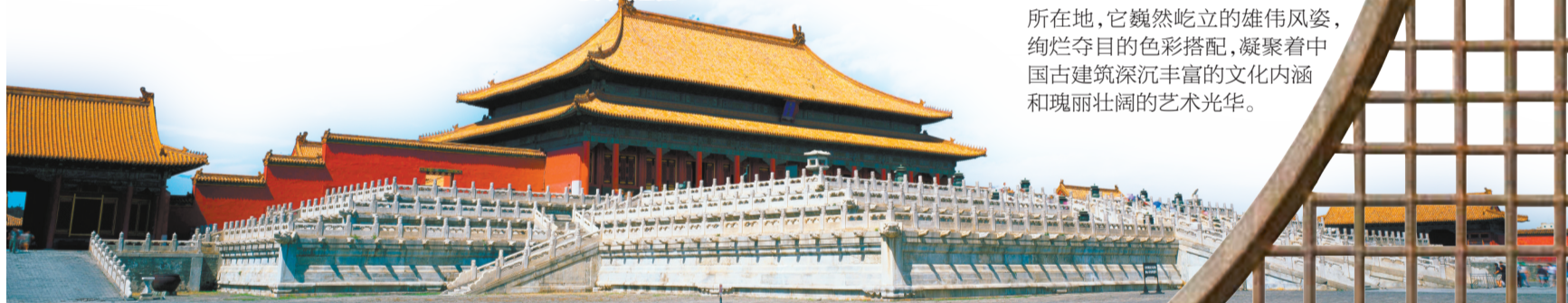
镇殿之宝 神秘古符牌

中国古代皇家拿什么来镇殿?太和殿的房梁之上,到底隐藏着怎样的镇殿之宝?故宫如今披露了太和殿中隐藏的五座神秘符牌。

这五座符牌的供奉极有规律,以太和殿正中悬轩轂镜正上方的藻井平台中央所供奉符牌为中心,东西南北四方分别朝向正中各供奉一座。符牌由于雕刻着镇殿神符,故又称为“符板”。正中央的一块符牌高约37.5厘米、宽23厘米,以产于东北的高丽木所制,前置香炉、蜡台、灵芝。符牌正面由上而下共分为四层,由佛教护持真言、神明和北斗七星图组成,背面由镇殿七十二符组成。

清宫《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》中记载,雍正九年八月十二日(1731年),雍正降旨,在养心殿安黄铜符板一块,太和殿和乾清宫分别安木符板各一块。据此可知,此处符牌至少有一块应是雍正九年供奉在太和殿上的。故宫专家介绍,雍正九年,正是雍正帝被病魔缠身,让道士为其治病之时。此牌上的佛教经咒中既有汉传佛教经典的经咒,又有藏传佛教的心咒和咒牌,显然是汉藏合一的形式。

太和殿是北京故宫中的杰作,作为中国明、清两代行使最高权力的所在地,它巍然屹立的雄伟风姿,绚烂夺目的色彩搭配,凝聚着中国古建筑深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瑰丽壮阔的艺术光华。



“水下殷墟”：“南海 I 号”见证中国水下考古发展

新华社广州电(记者 邓瑞璇 黄焱)位于广东阳江的海陵岛已经显露夏日的气息,不少游客来到这个海岛享受阳光沙滩和碧波无垠的南海。在海滩边,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是游客必选的“打卡点”。博物馆内,静静陈列的“南海 I 号”近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

5月初揭晓的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,广东“南海 I 号”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入选。

这是一艘在考古业内鼎鼎有名的古船。1987年,这艘沉睡了800余年、满载货物的沉船进入人们视野。彼时中国水下考古刚刚起步,面对“南海 I 号”,考古人并无十足的把握。此后,经过多年的水下考古培训与项目经验积累,专家最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——整体打捞。

2007年,经过被业内认为是“前无古人”的整体打捞和迁移式保护之后,“南海 I 号”被安置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“水晶宫”内,进行保护、发掘、展示一体的考古工作。此后,考古发掘项目组先后开展两次试发掘,最终确定以“饱水发掘方法”实施考古发掘。

2019年,“南海 I 号”船舱内货物清理完毕,文物总数超过18万件(套),包括各类金、银、铜、铅、锡等金属器,竹木漆器、玻璃器及人类骨骼、矿石标本、动植物遗存等,其中尤以铁器、瓷器为大宗。

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、“南海 I 号”保护发掘项目领队崔勇介绍,由于“南海 I 号”采用的

是前所未有的整体打捞方式,对船体的考古发掘过程也是在验证这一打捞是否成功。2019年对船舱内部清理完成,发现了完整的船底,没有因为整体打捞受到破坏,因此才可以确定整体打捞从方案到实施是成功的。

“若以后再有保存较好的沉船,‘南海 I 号’的模式是可以借鉴的。但具体方法不是最重要的,目的还是最大限度提取信息。”崔勇说。

“‘南海 I 号’对中国水下考古的开创性意义,或可与殷墟对于中国陆地考古的开创性意义相媲美。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说。业内专家评价,“南海 I 号”整体打捞和保护发掘工作伴随我国水下考古30余年发展历程,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快速发展的缩影,堪称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之作。

目前“南海 I 号”考古发掘进入最后阶段,文物清理从船体内侧转向外侧,预计将于2021年正式完成考古发掘。

“再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,有幸能看到这艘船发掘完成。而这个项目的保护、研究完成,还需要未来几代水下考古工作者、文物保护工作者继续接力。”崔勇说。

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所副所长、“南海 I 号”保护发掘项目保护组组长李乃胜介绍,由于古船历经800余年海水侵蚀,加上大量铁器凝结物的锈蚀污染,船体构件较为脆弱。“‘南海 I 号’

船体是所有文物中价值最大、也是保护难度最大的。它像一个病人膏肓的老人,保护起来极具挑战性,但值得去做。”

李乃胜说,现阶段的船体保护工作主要以保湿加固、适时防腐、防虫、喷淋系统的升级建设为主,动态监测船体病害分布情况,其中喷淋系统的设计建设研究至关重要,这是今后船体各保护阶段能够顺利开展的硬件保障。依托喷淋系统,未来将对船体进行清洗去污、脱盐脱硫、填充加固、船体修复等长期保护。

目前,6人组成的保护团队长期驻守发掘现场进行文物保护工作。在研究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同时,他们也在培训一支文物保护修复工程队,力争分秒地进行文物保护工作。

在被称为“水晶宫”的考古现场,“南海 I 号”的保护、发掘和展示在同步进行。考古、保护、测绘等工作细致烦琐却有条不紊,文物被仔细码好摆在周围。透过四面和顶部的玻璃,古船、沉箱以及考古现场被完完整整地展示出来,吸引不少观众驻足,好奇地探望。

面朝南海,“南海 I 号”这艘沉睡了800余年的古船正在逐渐苏醒。它被形容为一颗“时间胶囊”,封存了800余年前一段鲜活的历史。船要去向何方?为何沉没?船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?船员会有哪些故事?随着考古披露出更多信息,业界学的研究正在积极推进,“南海 I 号”隐藏的秘密或将一一被揭开。